



中国植物多样性 探访万里行

南繁：中国的种业硅谷

撰文·供图 周汝尧

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
衣食以农桑为本。”

——《元史·食货志》

“国以农为本，农以种为先。”

——南繁基地标语

上述古今两语道出了农作物
种子和民生的密切关系。

南繁是指利用海南省能够满
足动植物周年生长繁殖的热带气
候资源，每年9月至翌年5月，进行
农作物选育种研究、种子鉴定和

商品种子生产等活动。南繁基地
是指全国各地在海南省建立的以
南繁为目的的基地。

2011年3、4月，我在南繁基
地感受了南繁的点点滴滴。

新中国培育出的80%农作物 品种都经过南繁育种

为管理和服务南繁，农业部
和海南省政府联合设立了国家南
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简称国
家南繁办），地点位于海南省三

亚市。国家南繁办提供的资料表
明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共培
育出5000多个农作物品种，其中
80%都经过了南繁育种。南繁育
种对全国种子改良和更新换代做
出了巨大贡献，对保障国家粮食
安全、保障农产品销售、促进农业
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南繁被誉
为中国种业硅谷、农业科技硅谷、
绿色宝库、天然基因库、良库、农
业生产用种调节库、育种家的天
堂，是我国最大、最开放、最具影



响力的农业科技试验基地。

进入新世纪，每年南繁育种面积达到10万亩左右。南繁基地从最初的琼南三亚、乐东、陵水三个市县扩展到以临高县为中心的琼北育种区。每年冬季，全国各地有多达500家科研单位、高等院校、民营科技企业和种子部门以及个体户来南繁基地育种，人数达5000多。目前，除西藏、青海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外，中国的其他省份都有南繁基地。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，水稻育种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武汉大学教授朱英国，杂交水稻育种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四川农大教授周开达，“甜瓜大王”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玉米育种家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，“玉米大王”、全国人大常委会李登海，著名棉花专家郭三堆等知名育种专家都长期到海南从事南繁工作，成就卓著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全国各地到海南南繁的人数累计超过30万，面积累计达300多万亩，生产水稻、玉米、小麦、高粱、油料、棉花、烟草、麻类以及蔬菜和瓜果等28种农作物优良亲本种子近6亿公斤。

南繁为中国乃至世界不仅贡献农作物优良品种，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农作物育种人才。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现任首



袁隆平（中）、谢长江（左）和本文作者在南繁基地。

席科学家谢放鸣就是从南繁走向世界的。采访期间，我多次在田间地头、在实验室看到辛勤工作的青年人。在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的试验田，我遇到两位大学毕业刚三年的小伙子，从他们微笑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幸福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都是农学专业毕业，虽然目前工资每月只有一千多元，但在单位学到很多知识和技能，有兴趣致力于南繁事业。这些青年正是南繁的未来希望。

走近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

2006年，76岁的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，当选理由：“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，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贡献，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

题。”袁隆平对人类的贡献居功至伟，堪称人类福星。

“杂交水稻之父”、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全国政协常委，诸多耀眼光环笼罩、已经誉满天下的袁隆平过着怎样的生活呢？2011年4月1日，我在南繁基地终于见到了这位被百姓神话为“稻仙”的传奇老人。

此前，我从有关资料得知，袁隆平春节前后经常住在三亚警备区农场并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。看此地名，我想这里可能是个戒备森严的军事禁区，不是可以随便出入的。我此次来三亚是执行“中国植物多样性探访万里行”采访任务。1970年，袁隆平领导的杂交水稻研究团队在当时的崖县南红农场（现三亚南红农场）发现雄性不育株野生稻，从而让杂交水稻研究获得突破性进



展。目前，野生稻和杂交稻研究关系如何？三亚的野生稻资源保护情况如何？这是我来三亚急需了解的问题。来三亚之前，我曾想：如果能在三亚见到袁老，当面向他致敬，并向他请教有关问题，那将是老天眷顾我也！

3月底，在国家南繁办，我打听袁老近期是否在三亚，得到肯定的回答。4月1日中午，我来到位于三亚北郊的三亚警备区农场（又名师部农场、三亚警备区副食品生产基地）。袁老领导的工作团队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）海南基地就在该农场。我在农场向一位在地里干活的中年

妇女打听国家杂交水稻研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办公区的位置。她迟疑了一会说：“是不是袁隆平的那个单位？”她又对我说，袁老有时来这里，来时警卫人员跟着。经这位女士指点，我来到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海南基地办公区。在这里，我得知，袁老正在办公区楼上午休，午休后将乘车去市里。我一边等袁老，一边就野生稻问题采访有关科研人员。他们告诉我，野生稻含有许多优秀基因，一直是杂交水稻的重要种质资源，需要好好保护。他们还告诉我，目前三亚野生稻资源正在减少，保护形势不容乐观。

我问袁老身边的工作人员：“你们怎么称呼袁老？”答曰：“袁老师。”——一个极其普通的称呼。

下午三点多，我忽然见到“稻仙”袁老独自从楼梯健步走下，身边没有传说中的警卫人员。他唯一的秘书，此时还在楼上，并没有亦步亦趋。袁老一边下楼，一边打量陌生的我。我上前向袁老问好，并作自我介绍。他欣然与我交流有关问题。我和他开玩笑，祝他万寿无疆。他笑着说：“要不得，要不得。”院子里卖首饰的流动商贩正和几位顾客在谈生意，袁老一屁股坐在他们旁边的台阶上看起热闹来。

南繁基地的棉花试验田。



4月3日,袁隆平基金会秘书长谢长江指着自己身上穿的短袖衬衫对我说:“这是袁老师不久前送给我的。你知道这件衣服值多少钱吗?只有15元!袁老师那次逛街,看到这种衬衫价廉物美,买了4件,留着自己穿和送人。”

随和、幽默、质朴——这就是我所见到的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。

在百折中前进,在期待中完善

1956年9月,辽宁省农科院一行人带着简单的行李,翻山过海,来到海南岛,来到崖县(今三亚),研究选育优良水稻和玉米种子。由此,揭开了南繁的序幕。

几十年来,南繁基地规模不断壮大,南繁的生活、生产条件不断改善,南繁的成就不断取得,南繁的新问题也不断出现。

19世纪60年代,南繁作物从粮食作物,扩展到经济作物和蔬菜作物。

1972年10月,国务院发布第72号文件,批转农业部《关于当前种子工作的报告》,确定农作物南繁的重点放在科学研究和新品种的加代繁殖上,南繁工作被纳入到规范化管理轨道。

1973年,43岁的吴明珠从遥远的新疆来到崖县,开始北瓜南育研究。她的工作团队没有自己的住房,只能寄住在当地农民的草屋里。没有合适的厕所可用,吴明珠不得不把野地当厕所。



南繁基地的水稻试验田。

1983年10月,国家农业部在三亚市召开“南繁工作汇报座谈会”,提出“利用好、保护好、建设好海南南繁基地”的口号。南繁列入国家“六五”计划建设项目。同年,农业部颁布了《南繁工作试行条例》,对南繁范围、组织领导、南繁计划、基地选择、经济政策、专用化肥、农药管理和种子检疫以及运输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。

2008年3月28日,海南省南繁办正式挂牌,根据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的决定,对外履行国家南繁办的职能。

2009年7月,国家制定了全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规划,提出到2020年,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1 000亿斤以上,比现有产能增加1 000亿斤。规划明确将加强海南南繁科研制种基地建设,科学分设制种田,完善科研实验、

种子检测等公共服务设施,加速育种材料繁殖、纯化和筛选等纳入规划。这标志着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建设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。

国家南繁办工作人员告诉我,南繁目前还面临着诸多问题,比如植物检疫和基因漂移。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南繁“十二五”期间的重要篇章。

“立足海南,面向全国,走向世界。”——这是南繁前进的标杆。

南繁——中国的种业硅谷,风雨兼程几十年,在百折中前进,在期待中完善。

南繁,属于历史;南繁,属于未来! ■

(责编 桑新华)